

國醫學院講義教材

——婦科合訂冊——

(貳 卷)



(1A)

1952. 6. 22
1123

1

新國醫講義教材 婦科 (卷二)

骨蒸夜熱不孕三十四

婦人有骨蒸夜熱遍而少焦，口乾古燥，咳嗽吐沫，難於生子者，人以爲陰虛火動也，誰知是骨髓內熱乎，夫寒陰之地，固不生物，而乾旱之田，豈能長養，然而骨髓與胞胎何相關切，而骨髓之熱，即能使人不嗣，此前輩所未言者也，一旦創言之，不幾爲世俗所駭乎，而要知不必駭也，此中實有其理焉，蓋胞胎爲五臟外之一臟耳，以其不陰不陽，所以不列於五臟之中，所謂不陰不陽者，以胞胎上繫於心包，下繫於命門，繫心包者，通於心，心者陽也，繫命門者通於腎，腎者陰也，是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所以通於變化，或牛男或生女俱從此出，然必陰陽協和，不偏不枯，始能變化生人，否則難矣，況胞胎既通於腎，而骨髓亦腎之所化也，骨髓熱由於腎之熱，腎熱而胞胎亦不能不熱，且胞胎非骨髓之養，則嬰兒無以生骨，骨髓過熱，則骨中空虛，惟存火烈之氣，又何能成胎，治法必須清骨中之熱，然骨熱由於水虧，必補腎之陰，則骨熱除，珠露有滴濡之喜矣，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此之謂也，方用清骨滋腎湯，地骨皮一兩酒洗丹皮 沙參



五錢麥冬五錢去心元參五錢酒洗五味子五分炒研白朮三錢土炒石斛二錢水煎連服三十劑而骨熱解，再服六十劑自受孕，此方之妙，補腎中之精，涼骨中之熱，不清胞胎，而胞胎自無太熱之患，然陰虛內熱之人原易受妊，今因骨髓過熱，所以受精而變燥，以致難於育子，本非胞胎之不能受精，所以稍補其腎，以殺其火之有餘，以益其水之不足，便易種子耳。

腰痠腹脹不孕三十五

婦人有腰痠背楚腰滿腹脹倦怠欲臥，百計求嗣不能如願，人以爲腹腎之虛也，誰知是任督之困乎，夫任脈行於前，督脈行於後，然皆從帶脈之上下而行也，故任脈虛則帶脈墜於前，督脈虛則帶脈墜於後，雖胞胎受精，亦必小產，况任督之脈既虛，而疝瘕之證必起，疝瘕礙胞胎而外障，則胞胎縮於疝瘕之內，往往精施而不能受，雖餌以玉燕亦何益哉，治法必須先去其疝瘕之病而補其任督之脈，則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包裹成形，力足以勝任，而無虞矣，外無所障，內無所容，安有不能生育之理，方用升帶湯，白朮一兩土炒人參五錢沙參五錢肉桂一錢去粗皮研葶薺粉三錢龜甲三錢炒茯苓三錢半夏一錢製神麴一錢炒水煎連服三十劑，而任督之氣旺，再服三十劑，而疝瘕之證除，此方利腰臍之氣，正升補任

督之氣也，任督之氣旺而疝瘕自有難容之勢，况方中有肉桂以散寒，萆薢以去積，鼈甲之攻堅，茯苓之利濕，有形自化於無形，滿腹皆升騰之氣矣，何至受精而再墜乎哉。

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三十六

婦人有小水艱澀腹脹脚腫，不能受孕者，人以爲小腸之熱也，誰知是膀胱之氣不化乎，夫膀胱原與胞胎相近，膀胱病，而胞胎亦病矣，蓋水濕之氣必走膀胱，而膀胱不能自化，必得腎氣相通，始能化水以出陰器，倘膀胱無腎氣之通，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水濕之氣，必且滲入胞胎之中，而成汪洋之勢，汪洋之田又何能生物也哉，治法必須壯腎氣以分消胞胎之濕，益腎火以運化膀胱之水，使先天之本壯，則膀胱之氣化，胞胎之濕除，而汪洋之田，化成雨露之壤矣，水化則膀胱利，火旺則胞胎暖，安有佈種而不發生者哉，方用化水種子湯，巴戟一兩鹽水浸白朮一兩土炒茯苓五錢人參三錢免絲子五錢酒炒芡實五錢炒車前二錢酒炒肉桂一錢去粗皮研水煎服 二劑膀胱之氣化，四劑艱澀之證除，又十劑虛脹脚腫之病形消，再服六十劑腎氣大旺，胞胎溫暖，易於受胎而生育矣，此方利膀胱之水，全在補腎中之氣，暖胞胎之氣，全在壯腎中之火，至於補腎之藥，多是濡潤之品，

不以濕而益助其濕乎。然方中之藥，妙於補腎之火，而非補腎之水，尤妙於補火而無燥烈之虞，利水而非滌蕩之猛，所以膀胱氣化，胞胎不濕而發榮，長養無窮與。

妊娠惡阻三十七

婦人懷娠之後，惡心嘔吐，思酸解渴，見食憎惡，困倦欲臥，人皆曰妊娠惡阻也，誰知肝血太燥乎，夫婦人受妊，本於腎氣之旺也，腎旺是以攝精，然腎一受精而成娠，則腎水生胎，不啻化潤於五臟，而肝爲腎之子，日食母氣以舒，一日無津液之養，則肝氣迫索，而腎水不能應，則肝益急，肝急則火動而逆也，肝氣既逆，是以嘔吐惡心之證生焉，嘔吐縱不至太甚，而其傷氣則一也，氣既受傷，則肝血愈耗，世人用四物湯治胎前諸證者，正以其能生肝之血也，然補肝以生血，未爲不佳，但生血而不知生氣，則脾胃衰微，不勝頻嘔，猶恐氣虛則血不易生也，故於平肝補血之中，加以健脾開胃之品，以生陽氣，則氣能生血，方益胎氣耳，或疑氣逆而用補氣之藥，不益助其逆乎，不知妊娠惡阻，其逆不甚，且逆是因虛而逆，非因邪而逆也，因邪而逆者，補其氣則逆轉助其氣則逆增，因虛而逆者，**況**補氣於補血之中，則陰足以制陽，又何慮其增逆乎，宜用順肝益氣湯，人

參 當歸酒洗蘇子炒研各一兩白朮三錢土炒茯苓二錢熟地五錢酒蒸白芍酒炒麥冬去心各三錢陳皮三分砂仁一粒炒研神麴一錢炒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平，三劑全愈，此方平肝則肝逆除，補腎則肝燥息，補氣則血易生，凡胎病而少帶惡阻者，俱以此方投之無不安，最有益於胎婦，其功更勝於四物焉。

妊娠浮腫三十八

妊娠有至五個月，肢體倦怠，飲食無味，先兩足腫，漸至遍身頭面俱腫，人以爲溼氣使然也，誰知是脾肺氣虛乎，夫妊娠雖有按月養胎之分，其實不可拘於月數，總以健脾補肺爲大綱，蓋脾統血，肺主氣，胎非血不蔭，非氣不生，脾健則血旺而蔭胎，肺清則氣旺而生子，苟肺衰則氣餒，氣餒則不能運氣於皮膚矣，脾虛則血少，血少則不能運血於肢體矣，氣與血兩虛，脾與肺失職，所以飲食難消，精微不化，勢必至氣血下陷，不能升舉，而溼邪即乘其所虛之處，積而成浮腫證，非由脾肺之氣血虛而然耶，治法當補其脾之血與肺之氣，不必祛溼，而溼自無不去之理，方用加減補中益氣湯，人參五錢黃芪三錢生用柴胡一錢甘草一分陳皮三分當歸三錢酒洗白朮五錢土炒茯苓一兩升麻三分水煎服，四劑即愈，十劑不再犯，夫補中益氣湯之立法也，原是升提脾肺之氣，似乎益氣而不補血，然而

血非氣不生，是補氣即所以生血，觀當歸補血湯，用黃芪爲君，則較著彰明矣，況溼氣乘脾肺之虛而相犯，未便大補其血，恐陰太盛而招陰也，只補氣而助以利溼之品，則氣升而水尤易散，血亦隨之而生矣，然則何以重用茯苓而至一兩，不幾以利溼爲君乎，嗟嗟，溼證而不以此藥爲君，將以何者爲君乎，況重用茯苓於補氣之中，雖曰滲溼，而仍是健脾清肺之意，且凡利水之品，多是耗氣之藥，而茯苓與參朮合，實補多於利，所以重用之以分溼邪，即以補氣血耳。

妊娠少腹疼三十九

妊娠少腹作疼，胎動不安，如有下墜之狀，人只知帶脈無力也，誰知是脾腎之虧乎，胞胎雖繫於帶脈，而帶脈實關於脾腎，脾腎虧損，則帶脈無力，胞胎即無以勝任矣，況人之脾腎虧損者，非飲食之過傷即是色慾之大甚，脾腎虧則帶脈急，胞胎所以有下墜之狀也，然則胞胎之系通於心與腎，而不通於脾，補腎可也，何故補脾，然脾爲後天，腎爲先天，脾非先天之氣不能化，腎非後天之氣不能生，補腎而不補脾，則腎之精何以遽生也，是補後天之脾，正所以補先天之腎也，補先後二天之脾與腎，正所以固胞胎之氣與血，脾腎可不均補乎，方用安奠二天湯，人參去蘆熟地九蒸白朮土炒各一兩山藥五錢炒炙草一錢杜仲三錢炒黑枸杞二

錢山萸蒸去核扁豆炒去皮各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疼止，二劑而胎安矣，夫胎動乃脾腎雙虧之證，非大用參朮熟地，補陰補陽之品，斷不能挽回於頃刻，世人往往畏用參朮，或少用以冀建功，所以寡效，此方正妙在多用也。

妊娠口乾咽痛四十

妊婦至三四個月，自覺口乾舌燥，咽喉微痛，無津以潤，以至胎動不安，甚則血流如經水，人以爲火動之極也，誰知是水虧之甚乎，夫胎也者，本精與血之相結而成，逐月養胎，古人每分經絡，其實均不離腎水之養，故腎水足而胎安，腎水虧而胎動，雖然，腎水又何能動胎，必腎經之火動，而胎始不安耳，然而火之有餘，仍是水之不足，所以火炎而胎必動，補水則胎自安，亦既濟之義也，惟是腎水不能遽生，必須滋補肺金，金潤則能生水，而水有逢源之樂矣，水既有本，則源泉混混矣，而火又何難制乎，再少加以清熱之品，則胎自無不安矣，方用潤燥安胎湯，熟地一兩九蒸生地三錢酒炒山萸蒸麥冬去心各五錢五味子二錢炒黃芩二錢酒炒阿膠蛤粉炒益母各二錢水煎服，二劑而燥息，再二劑而胎安，連服十劑，而胎不再動矣，此方專填腎中之精，而兼補肺，然補肺仍是補腎之意，故腎經不乾燥，則火不能灼，胎焉有不安之理乎。

妊娠吐瀉腹痛四十一

妊婦上吐下瀉，胎動欲墜，腹疼難忍，急不可緩，此脾胃虛極而然也，夫脾胃之氣虛，則胞胎無力，必有崩墜之虞，況又上吐下瀉，則脾與胃之氣，因吐瀉而愈虛，欲胞胎之無恙也得乎，然胞胎疼痛，而究不至下墜者何也，全賴腎氣之固也，胞胎繫於腎而連於心，腎氣固則交於心，其氣通於胞胎，此胞胎之所以欲墜而不得也，且腎氣能固，則陰火必來生脾，心氣能通，則心火必來援胃，脾胃雖虛而未絕，則胞胎雖動而不墜，可不急救其脾胃乎，然則胃當絕而未絕之時，只救脾胃而難遽生，更宜補其心腎之火，使之生土，則兩相接續，胎自固而安矣，方用援土固胎湯，人參一兩白朮二兩土炒山藥一兩炒肉桂二錢去粗研續斷杜仲炒黑各三錢附子五分製山萸肉一兩蒸去核枸杞三錢砂仁三粒炒研炙草一錢免絲子三錢酒炒水煎服，一劑而洩止，二劑而諸病盡愈矣，此方救脾胃之土十之八，救心腎之火十之二也，救火輕于救土者，豈以土欲絕而火未甚衰乎，非也，蓋土崩非重劑不可援，火衰雖小劑而可助，熱藥多用，必有太燥之虞，不比溫甘之藥也，況胎動係土衰而非火弱，何用太熱，妊娠忌桂附，是恐傷胎，豈可多用，熱小之品，計之以錢，太熱之品，計之以分者，不過用以引火，而非用以壯火也

，其深思哉。

妊娠子懸脇疼四十二

妊娠有懷抱憂鬱，以致胎動不安，兩脇悶而疼痛如弓上弦；人止知是子懸之病也，誰知是肝氣不通乎，夫養胎半係於腎水，然非肝血相助，則腎水實有獨力難支之勢，故保胎必滋腎水，而肝血斷不可不顧，使肝氣不鬱，則肝之氣不閉，而肝之血必旺，自然灌溉胞胎，合腎水而並助養胎之力，今肝氣因憂鬱而閉塞，則胎無血蔭，腎難獨任，而胎安得不上升以覓食，此乃鬱氣使然也，莫認爲子之欲自懸，而妄用泄子之品則得矣，治法宜開肝氣之鬱結，補肝血之燥乾，則子懸自定矣，方用解鬱湯，人參一錢白朮五錢土炒白茯苓三錢當歸酒洗白芍酒炒各一錢枳殼五分炒砂仁三粒炒研山梔子三錢炒薄荷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悶痛除，二劑而子懸定，至三劑而全安，去梔子再多服數劑，不復發，此乃平肝解鬱之聖藥，鬱開則木不尅土，肝平則火不妄開，方中又有健脾開胃之品，自然水精四布，而肝與腎有潤澤之機，則胸胎自無乾燥之患，又何慮子懸之不愈哉。

妊娠跌損四十三

妊婦有失足跌損，致傷胎元，腹中疼痛，勞如將墜者，人只知是外傷之爲病也，

誰知有內傷之故乎，凡人內無他證，胎元堅固，即或跌撲閃挫，依然無恙，惟內之氣血素虧，故略有閃挫，胎便不安，若止作閃挫外傷治，斷難奏功，且恐有因治而反墜者，可不慎與，必須大補氣血，而少加以行瘀之品，則瘀散胎安矣，但大補氣血之中，又宜補血之品，多於補氣之藥，則無不得之，方用救損安胎湯，當歸一兩酒洗白芍三錢酒炒生地一兩酒炒白朮五錢土炒炙草 人參各一錢蘇木三錢搗碎乳香去油沒藥去油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疼痛止，二劑而勢不下墜矣，不必三劑也，此方之妙，妙在既能去瘀而不傷胎，又能補氣補血而不凝滯，固無通利之害，亦痊跌閃之傷，有益無損，大建奇功，即此方與，然不特治懷孕之閃挫也，即無娠閃挫者，亦可用之。

妊娠小便下血病名胎漏四十四

妊婦有胎不動，腹不疼，而小便中時常有血流出者，人以爲血虛胎漏也，誰知氣虛不能攝血乎，夫血只能蔭胎，而胎中之蔭血，必賴氣以衛之，氣虛下陷，則蔭胎之血，亦隨氣而陷矣，然則氣虛下陷，而血未嘗虛，似不應與氣同陷也，不知氣乃血之衛，血賴氣以固，氣虛則血無憑依，無憑依必燥急，燥急必生邪熱，血寒則靜，血熱則動，動則外出而莫能遏，又安得不下流乎，倘氣不虛而血熱，則

必大崩而不止些微之漏矣，治法宜補其氣之不足，而洩其火之有餘，則血不必止而自無不止矣，方用助氣補漏湯，人參五錢白芍五錢炒黃芩酒炒黑生地酒炒黑各三錢益母草一錢續斷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再不漏矣，此方用人參以補陽氣，用黃芩以洩陰火，火洩則血不熱，而無欲動之機，氣旺則血有依，而無可漏之竅，氣血俱旺而和協，自然歸經而各安其所矣，又安有漏洩之患哉。

妊娠子鳴四十五

妊娠懷胎至七八個月，忽然兒啼腹中，腰間隱隱作痛，人以爲胎熱之過也，誰知是氣虛之故乎，夫兒之在胞胎也，全憑母氣以化成，母呼兒亦呼，母吸兒亦吸，未嘗有一刻之間斷，至七八個月，則母氣必虛矣，兒不能隨母之氣以爲呼吸，必有追不及待之勢，母子必相依爲命，子失母之氣，則拂子之意，而啼於腹中似可異，而究不必異，病名子鳴，氣虛甚也，治宜大補其氣，使母之氣與子氣相合，則子之意安，而啼亦息矣，方用扶氣止啼湯，人參黃耆生用麥冬去心各五錢當歸五錢酒洗橘紅五分甘草花粉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啼即止，二劑不再啼，此方用人參黃耆麥冬，以補肺氣，使肺氣旺，則胞胎之氣亦旺，胞胎之氣旺，

則胞中之子氣，有不隨母之氣以爲呼吸者，未之有也。

妊娠腰腹疼痛渴汗燥狂四十六

婦人懷妊，有口渴汗出，大飲冷水而煩躁發狂，腰腹疼痛，以致胎欲墜者，人莫不謂火盛之極也，抑知是何經之火盛乎，此乃胃火炎熾，熬煎胞胎之水，以致胞胎之水涸，胎失所養，故動而不安耳，夫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經，所以養五臟六腑者，蓋萬物皆生於土，土氣厚而物始生，土氣薄而物必死，然土氣之所以能厚者，全賴火氣之來生也，胃之能化水穀者，亦賴火氣之能化也，今胃中有火，宜乎生土，何以火盛而反致害乎，不知無火難以生土，而火多又能燻水，雖土中有火，土不死，然亦必有水方不燥，使胃火太旺，必致燻乾腎水，土中無水，則自潤不足，又何以分潤肺胎，土燥之極，火勢炎蒸，犯心越神，兒胎受逼安得不下墜乎，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者，正此義也，治法必須洩火滋水，使水氣得旺，則火氣自平，火平則汗狂躁渴自定矣，方用息焚安胎湯，生地一兩酒炒青蒿 白朮土炒各五錢茯苓 人參各三錢知母 花粉各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狂少平，二劑而狂大定，三劑而火盡解，胎亦安矣，此方藥料頗重，恐人慮不勝而不敢全用，又不得不再爲囑之，懷胎而火勝若此，非大劑何以能蠲，火不息則狂

不止，而胎能安耶，況藥料雖多，均是滋水之味，益而無損，勿過慮也。

妊娠中惡四十七

婦人懷子在身，痰多吐涎，偶遇穢污之氣，忽然腹中疼痛，胎向上頂，人疑爲子懸之病也，誰知是中惡而胎不安乎，大凡不正之氣，最易傷胎，故有孕之婦，斷不宜往非常地，與僻靜陰寒之地，如古洞幽巖，皆不可登，蓋穢污之氣最易深藏於幽陰巖洞，孕婦往來遊戲於此，觸之最易相犯，不可不深戒也，況孕婦又多痰涎，眼目易眩，登高涉幽最引眩，此病亦兼痰而起者也，人云怪病每起於痰，其信然也，治法似宜以治痰爲主，然治痰必至耗氣，氣虛而痰難消化，胎必動搖，必須補氣以生血，補血以活痰，再加以清痰之品，則氣血不虧，痰亦易化矣，方用消惡安胎湯，當歸酒洗白芍酒炒各一兩白朮土炒茯苓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花粉三錢蘇葉沉香研末各一錢此方大補氣血，輔正邪自除之義也。

妊娠多怒墮胎四十八

婦人有懷妊之後，未至成形或已成形，其胎必墮，人皆曰氣血衰微，不能固胎也，雖知是性急怒多，肝火大動而不靜乎，夫肝本藏血，肝怒則不藏，不藏則血難

固，蓋肝雖屬木，而木中實寄龍雷之火，所謂相火是也，相火宜靜而不宜動，靜則安，動則熾，況木中之火，又易動而難靜者也，人生在世，無日非動靜之時，即無日非動火之時，尤加大怒，則火益動矣，火動而不可止遏，則火勢飛揚，不能生氣養胎，而反食氣傷精矣，精傷則胎無所養，勢必不墜而巳，經所謂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正此義也，治法宜平其肝中之火，利其腰臍之氣，使氣生夫血，而血清其火，則庶幾矣，方用利氣洩火湯，人參三錢白朮一兩土炒甘草一錢熟地五錢九蒸當歸三錢酒洗白芍五錢酒炒芡實三錢炒黃芩二錢酒炒水煎服，六十劑而胎不墜矣，此方名雖利氣，而實補氣也，然補氣而不加以洩火之品，則氣旺而火不能平，必反害其氣也，故加黃芩於補氣之中以洩火，又有熟地歸芍，以滋肝而壯水之王，則血不燥而氣得和，怒氣息而火自平，不必利氣而氣無不利，即無往而不利矣。

行房小產四十九

妊婦因行房顛狂，遂致小產，血崩不止，人以爲火動之極也，誰知是氣脫之故乎，大凡婦人之懷妊也，賴腎水以蔭胎，水源不足，則火易沸騰，加以久戰不已，則火必大動，再至興酣顛狂，精必大洩，精大洩則腎水益涸，而龍雷相火益熾，

水火兩病，胎不能固而墮矣，胎墮而火猶未息，故血隨火而崩下，有不可止遏之勢，人謂火動之極，亦未爲大誤也，但血崩本於氣虛，火盛本於水虧，腎水既虧，則氣之生源涸矣，氣源既涸，而氣有不脫者乎，此火動是標，而氣脫是本也，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標自立矣，若只以止血爲主，而不急固其氣，則氣散不能速回，而血何由止，不大補其精，則水涸不能遽長，而火且益熾，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未見有能濟者也，方用固氣填精湯，人參一兩黃耆生用一兩白朮五錢土炒大熟地一兩九蒸當歸五錢酒洗芥穗二錢炒黑三七三錢研末沖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而身安，四劑則全愈，此方之妙，妙在不去清火而惟去補氣補精，其奏功獨神者，以諸藥溫潤能除大熱也，蓋熱是虛，故補氣自能攝血，補精自能止血，意在本也。

閃跌小產_{五十}

妊婦有跌仆閃挫，遂致小產，血流紫塊，昏暈欲絕者，人皆曰瘀血作祟也，誰知是血室損傷乎，夫血室與胞胎相連，如唇齒之相依，胞胎有傷，則血室亦損，唇亡齒寒，理有必然也，然胞胎損傷而流血者，其傷淺，血室傷損而流血者，其傷深，傷之淺者疼在腹，傷之深者暈在心，同一跌撲損傷，而未小產與已小產，治

各不同，未小產而胎不安者，宜顧其胎，而不可輕去其血，已小產而血大崩，宜散其瘀，而不可重傷其氣，蓋胎已墮，血既脫而血室空虛，惟氣存耳，倘或再傷其氣，安保無氣脫之憂乎，經云血爲營，氣爲衛，使衛有不固，則營無依而安矣，故必補氣以生血，新血生而瘀血自散矣，方用理氣散瘀湯，人參四錢黃耆生用四錢當歸五錢酒洗茯苓二錢紅花一錢丹皮三錢薑炭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流血止，二劑而昏暈除，三劑而全安矣，此方用人參黃耆以補氣，氣旺則血可攝也，用當歸丹皮以生血，血生則瘀難留也，用紅花黑薑以活血，血活則暈可除也，用茯苓以利水，水利則血易歸經也。

大便乾結小產_{五十一}

妊婦有口渴煩躁，舌上生瘡，兩唇腫裂，大便乾結，數日不得通，以致腹疼小產者，人皆曰大腸之火熱也，誰知是血熱燥胎乎，夫血所以養胎也，溫和則胎受其益，太熱則胎受其損，如其熱以燥之，則兒在胞胎之中，若有探湯之苦，難以存活，則必外越下奔，以避炎氣之逼迫，欲其胎之不墜也得乎，然則血陰乎胎，則血必虛耗，血者陰也，虛則陽亢，亢則害矣，且血乃陰火所化，血日蔭胎，取給刻不容緩，而火熾陰水，不能速生以化血，所以陰虛火動，陰中無非火氣，血中